

大河不断,风骨长存

——送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

赵晏彪

九十七载风雨人生,一曲大河响彻山河。

郭兰英先生安然辞世。当世间所有喧嚣褪去,真正留在岁月里的,依然是她那清澈质朴、不染浮华的歌声。那声音穿越七十载风云,不炫技巧,不逞高亢,只把家国赤诚、人间温热,轻轻唱进几代中国人的心底。

我这一代人,对郭兰英的记忆,刻在最朴素的乡土岁月里。

年少插队,终日躬耕山野,劳作疲惫,岁月清苦。某个暮色沉沉的夜晚,村委会空地支起露天银幕,全村百姓围坐观影。晚风微凉,人们七嘴八舌地吵着、闹着,孩子们追打着,噪声漫天。忽然,一阵熟悉的音乐响起,电影《上甘岭》(1956年上映)的经典旋律缓缓流出,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”两句轻轻落地的瞬间,场子安静了,我浑身战栗,热泪直流。

那一刻,我第一次真正听懂了一首歌,也真正记住了一个名字——郭兰英。

从前只觉曲调悠扬,那夜方知歌声有魂。歌声里有山河负重,有将士热血,有故土温柔,有大国安宁。一首歌,让贫瘠岁月里的普通人,瞬间触摸到了家国的辽阔与滚烫。从此,《我的祖国》不再是一段旋律,而是一代人刻入骨血的信仰;郭兰英不再是一个歌唱家的符号,是时代最纯粹、最赤诚的声音代言人。

世人皆知她是“人民艺术家”,却少有人读懂她从泥泞苦难里走出来的一生。

她生于山西平遥黄土窑洞,四岁入戏班求生。旧世道学艺,不是风雅熏陶,是皮肉煎熬,是棍棒砺身,是以命练功。伤痕累累的童年,淬炼出她字字珠玑、句句落地的扎实功底。十三岁已然名动乡里,戏台爆满,观者如潮,有人爬树听音,只为一睹她台上风采。

本该凭技艺安稳度日,她却因一出《白毛女》改写命运。戏里的悲苦,

便是她年少身世的写照;剧中的隐忍,便是她寄人篱下的切身之痛。十六岁的她,看见戏中人,也看见自己半生寒凉,遂毅然告别旧戏台,奔赴革命文工团。

从此,她的歌声不再只为戏台取悦观众,而是为人民而唱,为家国而歌。十九岁,年少风华的她奔赴北平。自此近八十年光阴,她把最璀璨的艺术生命、最赤诚的青春热血,全部交付给了人民。

她本是三晋黄土儿女,却用一生深耕,活成了镌刻中华文脉的时代歌者。

北京六百年都城气度,贵在包容万象、纳四海风华。智化寺古乐承载明代雅韵,天桥曲艺流淌市井烟火,而新中国成立之后,郭兰英这般八方而来的文艺先辈,以山河为词、以赤诚为喉,为这座千年古都,唱出了崭新的时代声脉。

扎根京华数十载,她居于斯、练于斯、成于斯。胡同鸽哨伴她晨昏排练,都城烟火滋养她艺术格局。北京成就了她的博大气象,她也用一生歌声,丰盈了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与家国风骨。

她在北京舞台,留下两首震彻时代的千古绝唱。

一首是《我的祖国》。

人民大会堂巍巍穹顶之下,她立于首都最庄严的舞台。歌中无永定河、无护城河,却容纳万里江河、九州大地。京城为天下中枢,立京华而唱祖国,一城胸怀,便是山河胸怀。歌声漫过长安街,拂过天安门,落在时代深处,成为一个民族最安稳、最深情的家国回响。

一首是《绣金匾》。

曲调起于西北陇东乡土小调,本与京城风物无关。可北京的格局,便是不生一物,却能成就万物;不发一声,却能传扬万声。

正是在首都殿堂之上,郭兰英以质朴嗓音、赤诚情怀,将民间小调唱成时代绝响。一绣山河无恙,二绣岁月

安宁,三绣先辈忠魂。声声含泪,字字赤诚,让百姓感念、举国动容。

土生西北曲,声震北京城,传唱九州地。

老北京的声脉,是古寺笙箫、胡同吆喝、市井弦歌;新北京的声脉,是山河坦荡、家国浩荡、民心赤诚。

郭兰英,便是新旧时代交汇之际,最温柔、最厚重、最无可替代的一段国韵长歌。

她低调纯粹,德艺双馨。晚年远离浮华,定居广州办育人,倾尽积蓄扶持寒门学子,默默传承民族声乐,把毕生所学无偿留给后世新人。

她一生有荣光,亦有隐痛。功高不骄,名盛不躁,怀悲悯之心,守文艺艺者的底线与纯粹。

她把舞台演出最动容、最悲壮、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收官,留在了天津。

据刘红庆《郭兰英传》记述,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,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之后,赴天津完成舞台生涯最后一场《窦娥冤》演出,演出途中舞台湿滑,她重重摔倒,骶骨粉碎性骨折,剧痛彻骨。为不负观众、不负舞台、不负一生热爱,她坚持演完全场,直至落幕灯光熄灭,才晕倒。自此告别歌剧舞台,转入教学。个中详情来自柳石明口述回忆,未见当年官方演出档案记载。

她曾深情坦言:自幼孤苦,无父无母,一辈子便把人民当作父母。这场天津谢幕演出,是她献给人民的礼物。

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:始于苦难,忠于人民,成于家国,终于赤诚。从乡土寒夜的一场动容,到京华殿堂的时代绝响,再到天津舞台血肉成诗的悲壮告别。离世之前,她遗愿清简:不设灵堂,不办仪式,一切从简。一生热烈献家国,一世清白留人间。

郭兰英的一生,是一首歌,清澈坦荡;是一段史,赤诚滚烫;是一种风骨,穿越岁月,永不褪色。

大河不息,山河不忘。

斯人虽去,声韵永存。

一腔赤诚照家国,一身风骨耀千秋。

郭兰英把嗓音献给土地,把艺术奉献人民,将毕生赤诚交付家国。我辈执笔之人,当以此为榜样:扎根烟火大地,心怀万千苍生,褪去文字浮华,守住一片真心,把作品还给人民,把笔墨留给时代。

星期文库

换房、买房和搬家之二

我经历的第二
次搬家是在1984年,这次搬家是从落地重建大杂院的那间平房,搬到了一处新建的单元楼房。这处楼房,是由我父亲单位调剂分配的。

当时,父亲单位用煤店的场院与其他能够出资的单位联建了一些住宅楼,然后分给职工,解决职工住房困难。那时分房前都要求职工写出住房申请,再出台分房方案。后来才明白,职工提出的申请,就是为单位制定分房方案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依据。譬如,单位有30套房子可供分配,就在提出住房申请的职工中找出30名职工,根据他们的家庭情况“量身”定制方案。因此,就会出现“人均住房面积不足多少平方米”“三代同居一室”“大子女同居一室”等分房条件。

我家当时的户口本上是三口人,我也超过了18岁,应当属于大子女同居一室,但如果由一间10平方米的平房变成一个50平方米的偏单(两居室单元房),人均住房面积就显得有点儿超标。保留现有平房,再分给我家一间其他职工腾出的平房,或者重新分一套里外间的住房,可能性比较大。我父亲担心这样居住不方便,就主动选择上交那间平房,要一套新楼房的独单(一居室),等住几年后再做其他打算。

那时搬家还不讲究什么装修,因为是新房子,也是四白落地,地面的水泥地也是压光的,木质的门窗刷的油漆,厨房只有一个水龙头和白瓷盆,卫生间就是一个蹲便,因此就直接搬了进去。

尽管还是一间住房,但居住面积大了,环境也好了,起码是做饭有了厨房,房间里有了卫生间,刮风下雨,不用担心煤球炉子被浇灭,也不用再去公共厕所了。

平步登云进楼房

贵翔

江南的秋,落叶缤纷。

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根二三十厘米长的竹签,捡拾落叶。看到一片喜欢的,就把它串在竹签上。不一会儿,她已经攒了二三十片,挨挨挤挤地叠在一起,像一个色彩缤纷的梦。她拿着这个“梦”,跳跃着跑远了。我有些好奇,她捡拾这些叶子,是做什么用呢?是老师要求完成一篇观察描写的小作文吗?还是要完成一个小小的手工作业?

我曾见另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张蝴蝶形的纸板,把金黄的落叶细心地粘在纸蝴蝶的翅膀上。人们常常把飘落的金叶比作金蝶,于是我开始想象:小女孩手中的大蝴蝶的翅膀上,栖息着几只小金蝶。这天夜里,纸蝴蝶上的小金蝶翩翩飞舞,飞进了小女孩金色的梦里。在这样的梦里长大的孩子,

落叶缤纷

巫小书

必定会拥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吧。

有一个月,我每天画一片叶子记录自己的情绪,用双面胶贴在冰箱上。冰箱是灰色的,衬什么颜色都很好看。叶子的颜色、轮廓、线条、大小等,都任我自由发挥。浓黑、淡粉、艳红、墨绿、绛紫、棕黄、藏青……想到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,然后在调色盘上复合调出我心中那一抹最合适的颜色。形状可以是方形的,可以是星星或弯月形的,也可以是不规则呈锯齿形的,还可以是不规则、无法命名的。可以加各种线条作为叶脉,还可以任性地添加虫眼、卷曲枯干的叶边。可以大如掌,也可以小如指甲盖。总之,在这个冰箱上的小小世界里,我如同大自然一样,创造出自己的“落叶缤纷”。

突破

徐徐

我年幼时,母亲每月都会去其他乡镇走走,那边有她的老同学和朋友。归来后,她都要对我细说一路上的见闻:哪个村子建设得格外好、哪家孩子有了出息……讲完她总会叮嘱我:“你将来一定要多出去看看、闯闯,若一直待在这个小地方,一辈子认识的人,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。”

那时,我还没太明白其中的道理,直到我成为作家,才渐渐懂了母亲当年那番话的分量。

写了近20年,我在写作上遇到了瓶颈,始终难以突破自我——我写的全都是自己熟悉的内容,反反复复,等这些熟悉的内容都写完了,反倒不知该写些什么,也很难再写出有分量的深刻作品。

我想起母亲曾经说过的话,于是我暂时放下笔,开始读书充电,这才发现比我写得好的人多如繁星,他们的写作风格和观察角度都和我完全不同。我需要向他们学习,跳出自己熟悉的写作舒适圈,试着去写那些从来没接触过、更有挑战的内容。

我试着这样去做,写作的新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。

母亲走出自己居住的村子、我尝试写从未接触过的内容,本质上都是往宽处走的突破。只有突破原先的小圈子,才能看到圈子之外更广阔的世界。

我想补充一个细节:母亲儿时得过病,腿脚落下了残疾,走远路对她来说是件难事。